



毛——主——席——語——錄

現在的國際環境，從基本上說來，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的環境，是資本主義向下沒落，社會主義向上生長的环境。



反革命的莫斯科會議

由布列日涅夫、科西金蘇修叛徒集團，嘔盡心血併湊的「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於本月五日在莫斯科鳴鑼開場。

首先，我們應該着重指出：這不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世界修正主義黨」的大黑會。人們清楚地看到，以中國共產黨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為首的世界上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沒有一個參加這個會議。參加會議的都是一些退化、變質的修正主義政黨，有些早已墮落成爲大資產階級利益維護者的社會民主黨，有些甚至是臭名昭著的反動派桌下狗，共產主義的大叛徒，例如印度丹吉叛徒集團，就是這樣的一伙混蛋。

大家知道，自從「蘇共廿大」以後，列寧親手締造的蘇聯共產黨，便逐漸退化、變質爲修正主義黨；克魯曉夫、布列日涅夫、科西金修正主義集團，爲了貫徹它的修正主義路線，從一九六三年開始，就想召開另一次的「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準備

依靠它暫時的多數，强行通過一條修正主義的總路線。但是，蘇修叛徒集團的這一行徑，一直遭受到以中國共產黨爲首的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有力抵制，無法如願以償。最後，克里姆林宮修正主義集團，不得不放棄它召開包括真正馬列主義共產黨的會議，而着手炮製一個「修正主義黨的黑會」。就是這樣一個黑會，也不能順利地召開，會議日期一拖再拖，籌備會議不知召開了多少次，雙邊或多邊的協商會議也不知開了多少次。爲了召開這個黑會，布列日涅夫、科西金修正主義集團花費了數年的時間，出盡了花招，以施行壓力、恐嚇等種種伎倆，迫使它的伙伴參加。

蘇修叛徒集團爲什麼要那樣煞費苦心地召開這個黑會呢？

第一，蘇修叛徒集團妄圖通過這樣的一個會議，糾聚世界上所有的形形色色修正主義黨、叛徒集團，組成一個反華、反革命的同盟，以實現其破壞世界人民革命運動，實現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美夢。

第二，蘇修叛徒集團妄圖通過這個會議，製造一個騙人的假象，即克里姆林宮修正主義仍然是馬列主義的黨，莫斯科仍然是世界工人運動的中心，以達至其混淆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界線的醜惡目的，方便其誤導世界人民的各種革命鬥爭，致使各種革命鬥爭最終走向失敗。

第三，布列日涅夫、科西金叛徒集團，妄圖通過這個會議，擺脫它目前所處的困境，和洗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我們知道，在以中國共產黨爲首的真正馬列主義的政黨，一而再的暴露和反擊下，蘇修叛徒集團的背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丑惡嘴臉、「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陰謀，以及其社會帝國主義的真面目，統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尤其是蘇修軍事佔領捷克以後，其社會帝國主義的面目，更是暴露無遺。蘇修叛徒集團在目前召開這個黑會，正是妄圖利用威迫利誘、欺騙等等手段，通過一些美化蘇修，爲蘇修開脫罪責的所謂「議案」，以達至其欺騙世界輿論的目的。

第四，蘇修叛徒集團也準備在這個會議，爲它所提出的強盜霸權理論，即所謂「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和「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取得合法地位，爲它以後繼續干涉別國內部事務，侵佔別國領土，實行殖民統治鋪平道路。

短評

評偽國會的三天會議

本刊評論

前幾天，李光耀突然下令「開國會！」爲什麼要開「國會」呢？聽說，有幾件「急事」要解決。其實，這些事早已經在李光耀、吳慶瑞的腦子裏頭解決了。那麼，開「國會」再來解決些什麼呢？豈不是脫裤子放屁——多此一舉嗎？

非也！把李光耀、吳慶瑞腦子裏的東西，變成合法的東西，就得拿去國會蓋上一個樹膠印。樹膠印是李光耀這一伙人做的，印蓋的也是他們一伙人，那有通不過之理？

需要蓋個樹膠印，使之披上「法律外衣」的是什麼貨色呢？

一是「廢除陪審制度」。就是說，以後有什麼人被判以一種可以導致被判死刑的罪，沒有司法部以外的人陪審，而由行動黨政權的三個法官操縱那個人的生死大權。「法官要你死，你就死，法官讓你活，你就活。」嘩，人民的生命還有什麼保障？其實，過去有陪審員制度的時候，行動黨政權要弄死一個人也是有辦法的。陪審員是由行動黨政權任命的，決不會有好貨色。蔡南保同志是怎麼死的？請大家想一想這個問題夠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一般的對付刑事犯的法律程序的修改。比如革命群眾向行動黨政權進行反暴力的還擊，向壓迫者和剝削者進行以牙還牙的暴力反抗。行動黨政權就把他們當刑事犯逮捕和提控法庭，再由行動黨政權的法官提審，不必費多少功夫，就可以輕易地判處死刑。這樣一來，行動黨政權要殺害革命群眾，比從前簡便多了。這就是「廢除陪審員制度」的最大陰謀。

（接自第一版）

第五，利用這個會議，集中火力大肆污蔑、攻擊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極力反對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和英雄的阿爾巴尼亞，爲其繼續和加緊對中國進行武裝挑釁，甚至發動罪惡戰爭，製造反革命輿論。

毫無疑義，這是一個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黑會。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再搗亂，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事實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蘇修叛徒集團一手炮製的莫斯科會議，從籌備會議到正式會議，與會的各個修正主義黨之間，一直不停地進行着這樣或那樣的爭吵，彼此矛盾重重，尤其是西歐的一些修正主義黨，不甘受蘇修的控制和指揮，和避免遭受國內人

然而，請行動黨的法西斯匪徒們聽着：你們不要以爲殺人越多，革命越小，事實與此完全相反，正像偉大的革命導師毛主席早已指出的，你們「對於革命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

行動黨政權的大頭目吳慶瑞在偽「國會」發表的那番「發財論」，是一份很好的反面教材。

吳慶瑞在偽「國會」大談些什麼呢？是「金錢第一」「待遇第一」，他一個月薪水兩三千元，還嫌少，還自稱生活艱苦。不知那些每個月不到二、三百元收入的工人是吃什麼活下去呢？那些一天不過二元左右工資的「新興工業」工友，又是吃什麼活下去呢？吳慶瑞不像一些裝出道學家面孔的行動黨教育界學閥那樣，強調什麼「愛國」「爲國犧牲」。不，他赤裸裸地宣告「金錢第一」，他供認，行動黨政權不用高薪酬，是不能收買一些高級官僚的心的，是不能把他們留下來的。這些什麼常任祕書、局長之類的大官僚，他們是爲什麼而工作的呢？吳慶瑞乾脆告訴你：他們爲了高薪酬而工作的，簡言之，就是爲了賺大錢而幹。如果在別的地方能賺更多錢，他們就往那地方跑。於是，吳慶瑞強調，非要給大官員們加多多錢不可，不然，李光耀、吳慶瑞死掉了，行動黨政權就後繼無人了！

既然這些大小狗官，都是爲了賺大錢而留在「政府」裏工作的，那麼，誰能担保他們不會爲了賺更多的錢而濫用職權營私舞弊呢？

這種風氣大力提倡的結果，行動黨自稱培養的什麼「接班人」「下一代」，其實都是一伙見利忘義、惟利是圖的卑鄙小人和貪官污吏，這是不言而喻的。

民更大的反對，在捷克問題上與蘇修進行討價還價，也不同意布列日涅夫提出的「有限主權論」。到目前爲止，彼此間的爭吵並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激烈。

可以肯定，蘇修叛徒集團召開這個黑會的可恥目的，必將不能得逞。相反的，它可能促使蘇修叛徒集團陷入更大的困境，促使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叛徒集團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事實的發展必然和蘇修的願望相反，它不但無法提高蘇修的「威望」，反而更大的削弱蘇修的反動影響，它不但無法加強修正主義集團的團結，反而是加深它們的分歧，擴大它們的分裂。



尼布楚條約的歷史背景

——俄帝侵華史話

「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不過他們的開始不是公開瓜分的，而是像賊那樣偷偷摸摸進行的！他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財物一樣，一旦這假死人試圖反抗，他們就像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他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推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

這是蘇聯偉大的革命領袖列寧對沙皇俄國的侵略罪行的痛斥。俄帝侵華的史實，也正是像列寧指出那樣，是像盜賊般偷偷摸摸的開始的。

十五世紀初，蒙古人在俄羅斯所建的金帳汗國衰微，俄國恢復獨立，伊凡三世自號「沙皇」，開始「經營」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原是中國史上的肅慎、匈奴、烏孫、東胡、柔然、突厥、回紇、女真、蒙古各部族的居地。大部分地區且是蒙古人的統治地，直屬元朝的。東海鄂霍次克海之濱土地在明代永樂初年還建有「奴兒汗都司」，經常派駐有水陸軍的。（按：永樂宣德石碑如今仍保存在海參崴博物館。）

這些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暫且擱過一邊，但事實上，沙俄開始覬覦中國本土，却是與「經營」西伯利亞的同時開始的。

一五八七年（明萬曆十五年）沙俄建托波兒城，作為統治西伯利亞的中心，一六二零年建葉尼塞城，十年後發現勒納河，又二年（一六三二年）建雅庫城，一六三九年達到鄂霍次克海，在海濱建立了鄂霍次克城。一六四四年（清順治元年，進入了黑龍江，開始與中國人接觸。

一六四四年正是清兵大舉入關之時，無暇顧及邊防，俄帝的哥薩克僱傭兵進入黑龍江流域肆行殺掠。一六五零年（順治七年），俄帝侵略軍竟攻佔了雅克薩，迭陷索倫諸部，翌年繼續進侵，進抵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會合處之伯力，邊人向中國乞援，清廷因為這一帶地區乃是他們所謂「龍興」的發祥之地，這才不能不理。中俄衝突就此開始（一六五二年，順治九年）。

一六五八年，中俄大戰於松花江畔，俄帝侵略軍主將斯德巴奴夫陣亡，同年雅克薩亦為中國收回，但並沒有徹底摧毀俄帝侵略根據地的雅克薩與尼布楚兩城，俄帝侵略軍不久又回到原來的地方重建城池，囂張狂妄之氣更甚。

其後卅年間，大大小小的邊境武裝衝突事件頻頻出現，另一方面，俄帝也開始派遣外交使節東來，希望通過外交手段，取得他們在戰場上獲不到的利益。

但在外交的接觸上，俄帝一開始也受到了挫折。主要的原因是沙皇太過狂妄自大，根本不了解中國國

情。例如一六七零年（康熙九年）俄皇竟密諭尼布楚總管亞爾沉斯基派遣使者至北京，勸說中國接受俄皇的保護，按時向俄皇進貢！而在康熙年間，中俄兩國國力對比，還是中國較為強大的。結果是康熙將這俄使監禁半月並沒收這一文件。但因當時康熙正在準備應付「三藩」的事變，也不願就和俄國開戰。因此仍派員送這使者回國，並令其攜帶禮物回贈沙皇，以示安撫。這次事件還附帶發生了一個笑話，康熙叫俄國使者帶回去的敕諭是用滿文寫的，莫斯科竟無人能識。後來又要派遣使者請求中國將以前致俄國這件文書譯出。

其後沙皇雖然另派使臣，組成了以尼果賴大使為首的一個使團來華，在北京停留了三個半月。但除了將他們帶來的黑貂之類的貨物銷售若干之外，他們的外交使命可說是完全失敗。（俄國的外交官兼任商人使團有如商隊，這也是引起中國輕視他們的原因之一。）談判不成，終於武力解決。康熙廿年（一六八一），「三藩」事件解決康熙遂決定北伐，驅逐侵入國境的俄軍。

經過三年（一六八二——一六八五）的籌劃佈置，正式揮軍進擊。用彭春為統帥，自瑗瑛率兵五千人進抵雅克薩城下，首先發表「招撫書」，書云：

「屢次令爾退回，歸我捕逃之人，遣使馳書者數矣。數年以來，未有一次信息回報。既不歸我捕逃，反入我境內，擾害地方，搶掠人民妻子，肆行不止。為此遣發大兵，前往堵截爾等所行之路，於恒滾等處之俄羅斯，許其歸順，待以不死而生養之。汝等仍不離雅克薩地方，故遣發大方，往行征討。我師威力，豈難剿撲爾等？……爾等欲各安生業，共享太平，則當即返雅庫地方，以雅庫為界，於彼處捕取貂皮，於彼處收其物產，勿入我邊界恣意妄行。」

「招撫書」送去，俄方不應。清軍開始攻城，不過三日，即一舉攻克雅克薩。

雅克薩城的迅速攻克，這是康熙經過多年準備，謀定而動的結果。但清廷對於帝俄的侵略野心，却還是認識不夠的，以為此城一下，「羅殺」（當時俄國之中譯名）問題就全部解決了。因此清軍旋即撤回瑗瑛，不但未派兵駐守雅克薩，而且使自瑗瑛起全黑龍江上流也都陷入無主狀態，結果使得帝俄得以捲土重來，增兵再戰。康熙廿五年（一六八六）六月清軍再進攻雅克薩，俄軍實力已增，雙方爭持不下。至十月底，俄軍仍固守不降，但沙皇要求停戰的使者已到達北京了。

清廷也沒有用兵到底的決心，故對俄國停戰要求，立即表示同意。

（轉入第六版）

蘇修航運勢力伸入星洲

董南亞

蘇修叛徒集團推行社會帝國主義政策，在東南亞地區內與美、英帝國主義互相勾結，也互相爭奪。互相勾結的目標是反共、反華、反人民；互相爭奪的目標是多種多樣的經濟利益。蘇修大力搶奪新加坡的航運生意，是它對東南亞進行經濟擴張的重要手段之一，這既有助於從該地區掠奪工業原料和傾銷工業成品，也可從這方面直接賺取巨額的利潤。

新加坡是世界第四大港，不僅在東南亞的航運方面居於樞紐位置，而且是歐、亞、澳等洲之間的航運中心。在海路方面：從它的西北面通過馬六甲海峽，直達印度洋；從它的東北面通過南中國海，直達太平洋。在空路方面：從倫敦到東京，從哥本哈根到威靈頓，新加坡都是中間站；而且在美國所經營航線中，它也是一個重要的據點。多年來，英美的壟斷資產階級從新加坡的航運業務中，賺得了難以數計的利潤；近年來，蘇修已在積極爭奪了。

在海運方面，英國的托拉斯組織「遠東航運公會」，近百來來在新加坡一直居於壟斷地位。它憑一種合約，殘酷剝削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地區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馬來亞出產的樹膠等，每年必須按照「遠東航運公會」的規定付出高昂運費，才能經新加坡港口出口。爲了要與人造膠競爭市場，天然膠不能隨意提高售價，消費者有左右膠價的力量。因此，馬來亞天然膠所付出的高昂運費是由生產者——馬來亞人民負擔的。馬來亞人民日用所需的舶來品，必須按照該公會的規定付出運費，經新加坡入口。此種舶來品，因運費昂而售價就高，結果是加重了消費者——馬來亞人民的負擔。所以，馬來亞人民不論在出口貨或入口貨方面都受到剝削。

馬來亞人民長期遭受「遠東航運公會」的剝削，一直在痛苦呻吟。在距今一年多前，蘇修的勢力滲入了馬來亞（包括星加坡），接着就在航運方面和英帝展開爭奪。一九六七年五月間，新加坡六十二個商團的代表舉行了會議；同年九月，「馬來西亞」商聯也召開了特別大會，兩個會議都作出了決議，要打破「遠東航運公會」的壟斷局面。一九六八年三月，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馬華商聯會的代表，在吉隆坡舉行聯席會議，通過了一項議案：號召各屬會員取消與「遠東航運公會」所訂的合約。新加坡樹膠界寄貨行的一百廿八家商號首先響應，接着，星「馬」各業商人採取同樣行動。不久後，印尼、錫蘭、菲律賓及泰國的商界也奮起打碎「遠東航運公會」壟斷性的合約制度了。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地區的樹膠和錫等大量出口物資，近年來已紛紛決定改由蘇修商船隊載運。蘇修派到星洲的貿易代表前年已經提出保證，蘇聯決開出四百艘以上的商船，到星洲運貨。今年一月，新加

坡報紙透露，蘇聯船公司已與星「馬」方面聯合組成一家船務代理。這說明，今後開到新加坡的商船必將日益增多。

蘇修的商船隊，不僅滲透了馬來亞（包括新加坡），而且介入了與東南亞鄰近的澳洲。這已使英國壟斷資產階級航業界感到威脅。去年十月，英國航業公會曾在倫敦舉行會議，商討與蘇修商船在歐、亞、澳航線上的競爭問題。該會會長藍萊士當時向報界宣稱：「蘇聯在一九六〇年時，有商船三百廿萬噸，現已增至九百一十萬噸，到一九八〇年將有兩千萬噸。他們的航船在各航線上積極增多，這些航線在地理上與蘇聯本國毫不相連，尤其是在歐、亞、澳航線上的擴張特別厲害。蘇聯航業的大舉擴張，構成了長期的威脅陰影。最大的威脅是蘇聯的乾貨船，它們開入歐、亞、澳航線，實爲今後許多不愉快事件的開端。」

在空運方面，蘇修的勢力也已滲入新加坡，而與英帝美帝爭奪利益。二月中旬內，蘇修的民航部長羅治魯夫曾到新加坡活動多日，結果與李光耀政權的「交通部長」楊玉麟簽定了航空協定，規定雙方的國營航空公司可以在彼此的領土上開闢商業航線。羅治魯夫當時沾沾自喜的宣稱：「新加坡——莫斯科航線，是從新加坡到歐洲中部，甚至到北歐之間最短的航線，因此，它的前途展望是非常良好的。」據悉，蘇修目前使用的客機是「伊留申六二」型，最近製成的超音速「TU—四四」型機，將參加新加坡——莫斯科航線的客貨運輸。羅治魯夫已向李光耀政權表示：蘇聯將租賃超音速客機給新加坡，並願向新加坡「提供一切援助」。「提供一切援助」，是多麼動人的話！這是日本記者所說蘇聯向東南亞展開的「微笑攻勢」。這是蘇修向東南進行經濟擴張政策的「微笑攻勢」！



新加坡面臨的難題

林 明

在這次廿八國英聯邦總理倫敦聚會中，英軍一九七一年撤退後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安排，成為威爾遜、李光耀、拉曼和澳洲總理戈頓之間的一個重要課題。

馬來亞（包括星加坡）長期以來是英國的殖民地，經濟上、軍事上對英國依賴很深。一月七日李光耀在倫敦發表談話，建議英國等聯邦國家組織一個聯合開發中心，特別要以英國的技術援助為主，在經濟上開發東南亞。

三個問題擺在面前

目前拉曼李光耀集團担心的問題有三：一是越南停戰或「降級」後，一部分來自美軍的特需收入將要減少。第二是英軍撤退後，將造成星洲大批基地人員失業。第三是英軍撤退後，「星」、「馬」政府需要靠自己建立國防，這筆負擔異常沉重，必將使兩國國際收支更形惡化。

目前駐在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的英軍約三萬二千人。英軍撤走，基地收入就要大幅度下降。據李光耀政權統計，一九六六年新加坡的基地收入一億五千萬美元。近年來新加坡一年的國際收支中，對外貿易赤字大約二億美元，運費和保險有七千萬美元赤字；收入方面旅遊和港灣有一億美元，英軍基地的收入一億五千萬美元，過去英軍基地收入一向是彌補新加坡國際收支赤字的重要來源。

其次，英軍基地直接僱傭的勞務工作者一共有四萬人（星加坡三萬五千人，「馬西亞」五千人），間接僱傭的，星加坡六萬五千人，「馬來西亞」三萬五千人。英軍撤退後，這些基地工作者的轉業也成問題。

新加坡政權力圖用吸收外資發展工業以解決失業問題。近年來星加坡大量吸收美、日、英及華僑資本，在南海岸裕廊地區新闢工業區，要把這里建成全國最大的工業區；但是工業化的推進也不容易。首先本地原料不足，本地市場狹隘都是不易克服的缺陷，其次本地熟練工人缺乏，本地海運事業還未建立起來，這些都是工業發展的不利條件。

美日資金大量入侵

為了解決國內市場狹窄，新加坡一度想和「馬來西亞」建立共同市場，但是兩者各有打算，一般都認為「馬」共同市場不易實現。

目前除美資大量侵入外，以日本投資新加坡為最多。據「朝日新聞」說，至去年六月，日本在星洲投資的大企業已超過廿家，大致是造船、輪船、砂糖、

合成板、鋼管、塑料等。但因市場狹窄，日本企業投資的胃口仍然不大。去年有一個時期日本企業把已經購買的裕廊區工廠地皮紛紛脫手，放棄建廠投資的念頭。

去年香港風暴，有一部分資本逃到星加坡，但投資總額不大。

增稅擴軍預算赤字

人口僅僅百餘萬的星加坡，在李光耀政權的統治下，却要花大量金錢擴充國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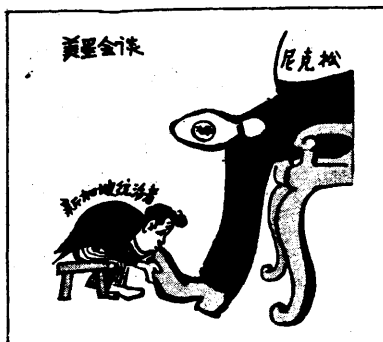
星加坡「財政部長」吳慶瑞去年底提出一九六九年的新加坡政府預算，宣布七項加稅辦法，其中三項是增徵，四項是新稅，計：（一）公用事業各項收費徵稅百分之十；（二）汽油徵稅；（三）電話徵稅百分之十五，進口衣類，徵稅百分之十五，儘管如此，新預算赤字將達九千二百萬元（星幣）。

預算還列舉擴軍的辦法，在一九七一年底建成一支可以投入戰鬥的空軍。陸軍擴大到五營。海軍訂購六艘巡邏艇，一九七零——七一年內交貨。

去年李光耀集團在全星學校、企業發動「國防基金」運動的捐款，幾經動員和宣傳，捐得的款項只能買一架F—105噴射機。

李—赫集團急找靠山

由於拉曼李光耀統治集團長期依賴帝國主義，軍事、經濟依然操縱在外國手中。拉曼李光耀集團害怕靠山一走，自己的統治地位難保故一再向美日乞援，將來取代英國的不是美國就是日本、西德或者其他西方國家。甚至蘇修也在覬覦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的軍事戰略地位，想插進一隻腳。對拉曼李光耀集團來說，投靠外國加深對人民的剝削，必然導至國內人民更加貧困，國內革命力量將加速壯大，最後人民起來推翻一切新老殖民主義者和傀儡政權的統治。



評兩個反華反革命黑會

在六月一個月內，美帝蘇修分別策謀活動而召開的兩個黑會，紛紛鳴鑼開張。一個是蘇修主持召開的莫斯科世界共產黨極峰會議，還有一個是美帝蘇修在背後支持，由日本反動政府主持的“亞洲及太平洋區部長理事會議”。

這兩個黑會，各黨不同，實質却是一樣的。莫斯科黑會，是一個鼓吹修正主義的黑會，是一個為蘇修集團的社會帝國主義及社會法西斯主義充當“廣播電台”的黑會，是一個為蘇修集團的反華陰謀服務以及組成反華大合唱團的黑會。這個黑會，是為反對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特別是革命武裝鬥爭而召開的，為給蘇修集團的“有限度主權論”披上“合法”與“國際公認”的外衣而召開的。它的反革命本質，是非常明顯的。它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華反革命的黑會。與會的修正主義集團頭子，在演說中假惺惺地呼什麼團結反帝，這實在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反帝，這很好，然而，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修正主義份子，你們“反”什麼“帝”呢？反對美帝嗎？笑話！蘇修同美帝共穿條褲子，一起策劃了出賣越南人民與越南革命的“和談”，一起策劃了出賣阿拉伯人民與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中東慕尼黑陰謀——所謂‘四強中東問題解決方案’”，這也能叫做“團結反帝”？真是活見鬼！這應該叫做“聯帝反革命”。蘇修集團放走侵入蘇聯境內的侵越美帝軍用飛機及機上的侵越美軍，這也叫做“團結反帝”？真是胡說八道！這是與美帝聯合行動，反對越南人民。還有像保加利亞修正主義頭子，既然把早已被中國人民唾棄了的政治僵屍——蔣匪幫的代表，奉為上賓，加以款待，公然反華，公

然與中國人民為敵，公開向美帝大送秋波，這樣的不知羞恥為何物的叛徒，也配談“團結反帝”？

事實證明，這班可恥的叛徒的“反帝”是假的，反華才是真的。反美是假的，聯合美帝反對各國人民才是真的。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世界上再也很難找到蘇修及其僕從那樣的偽君子了。

× × × × ×

由日本佐藤反動政府出面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部長會議，開得名不正，言不順。所謂亞洲及太平洋會議，到底有多少個亞洲國家參加這個會議呢？算來算去，儘是一些被亞洲各國人民唾棄的反動政客去參加，此外，還有不少美帝的傀儡參加。這個黑會，也集中討論了所謂“中國問題”。這個黑會，是由美國幕後策劃，蘇聯出力支持而召開的，在會議之前，日本外相愛知先到華盛頓朝拜了其美帝主子，由美帝頭子向愛知“面授機宜”，然而，這個愛知就御命返日，充當“亞洲及太平洋區部長會議”的“主席”，在會議上推行美帝製造的反革命計劃。“亞太會議”是美帝通過日本去糾合亞洲的反動勢力，組成以美帝為核心，以日本為主力的反華反革命軍事聯盟，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正力圖通過各種途徑，重溫其“東亞共榮國”的美夢，重新奴役亞洲各國人民。其中“亞太會議”，正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借屍還魂的重要工具。

必須嚴正指出：現在的亞洲，已經不是廿年前的亞洲了。現在的日本，也已經不是廿四年前的日本。現在，亞洲人民空前覺醒，反帝革命力量越來越強大。尤其重要的是，亞洲最大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了亞洲和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亞洲反帝革命最強大的、不可戰勝的力量，是美帝和日本軍國主義推行侵略政策與戰爭政策的不可逾越的障礙，美帝和日本反動派的反華、反革命罪惡計劃，在中國人民當中通不過！在日本人民當中通不過，在亞洲人民當中通不過！它是注定要破產的！

（接自第三版）

本來以當時的軍事形勢而論，中國大佔優勢，即使不以戰勝國自居，也是不必讓步的。但康熙在談判中，却還是主動的讓步了。

一六八八年五月卅日，康熙給議和代表的訓令是堅持領土不能放棄的。“上諭”說：「查鄂羅斯所據尼布楚本係我茂明安部遊牧之所，雅克薩係我達呼爾總管倍勒兩故墟，原非羅殺所有，亦非兩界隙地也。其黑龍江之地，最為扼要。由黑龍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庫爾翰江和烏喇、寧古塔、席北、科爾沁、素倫、打虎兒諸處。若向黑龍江可達於海。又恒滾、牛滿等江。及淨溪黑江口俱合流於黑龍江，環江左右，均係屬我鄂倫春、奇勒爾、畢喇爾等人民及赫哲、飛牙喀所居之地。若不盡取

之，邊民終不安。以爲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屬之地，不可少棄於鄂羅斯。」

但到了第二年（康熙廿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四月，尼布楚會議開始不久，康熙再頒第二次訓令，口氣就不大不同了。這次的“上諭”說：「今以尼布楚爲界，必不與鄂羅斯，則彼遣使貿易，無棲托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楚爲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楚，可以額爾古納爲界。」

上次訓令堅持尼布楚不能放棄，此次訓令則竟自動放棄。給帝俄撈了一便宜。

但大體說來，尼布楚條約，中國固然是吃了虧，但其喪權辱國之處，尚遠不及後來簽訂的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之甚。

（轉入第七版）

蘇修被消滅的日子為期不遠！

早已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出賣全世界革命的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為了更進一步推行其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政策，討好、勾結美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的死敵——蔣匪幫，已不惜一切代價——而再地無恥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邊境武裝侵略，製造了一系列嚴重的，大規模的流血事件。

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這一侵略行徑，不但無法掩飾其法西斯豺狼面目，反而在全世界革命人民面前暴露了自己野蠻的強盜行徑。激起了七億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對它的刻骨仇恨，無比憤慨，五洲四海發出了共同的怒吼聲：打倒新沙王！打倒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打倒美帝！打倒各國反動派！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說：“在人類歷史上，凡屬將要死亡的反動勢力，總是要向革命勢力進行最後掙扎的。”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最近如此喪心病狂地對中國發動邊境武裝挑釁，正是它今即將滅亡時刻所進行的掙扎。

當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武裝挑釁達到最瘋狂的極點時，正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剛閉幕不久。中國共產黨“九大”的閉幕，宣佈了以劉少奇為首的一小撮代表美帝、蘇修、國民黨反動派以及各國反動派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前派，在中國所執行的那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徹底破產，確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唯一指導思想理論的基礎。這也就是說，帝、修、反把寄托在中國第二、三代的幻

想已破滅！為了挽救這一可恥失敗，蘇修便企圖拼湊亞洲反革命軍事同盟。這是第一方面。

與此同時，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由於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在國內加緊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把列寧親手締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導致整個國家的經濟面臨重重危機，引起了國內人民的日益不滿，為了轉移這種不滿，因此，它發動了對中國的武裝侵略。

總而言之，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今天如此喪心病狂地向偉大的中國發動武裝挑釁及製造流血事件，完全是為了進一步配合美帝和各國反動派反華，反人民、反共的軍事侵略陰謀的！

全世界革命人民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絕不會被帝、蘇、反在這一個期間內這種外強中乾的現象所嚇倒，迷惑。我們完全看出了敵人快要消滅，自己快要勝利的實質！

全世界革命人民毫不懷疑地相信：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烽火鍛鍊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定能按照偉大的統帥毛主席的教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堅決徹底、乾淨地消滅帝、修、及來犯者，為保衛自己祖國的神聖領土，為保衛全世界革命的紅色根據地而作出偉大的國際主義貢獻。

打倒美帝！

打倒新沙皇！

打倒蘇修社會帝國主義！

（接自第六版）

按照尼布楚條約關於中俄疆界劃分的規定，扼要地說：（一）自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魯木河附近之額爾比齊河為兩國邊界，循此河上流，而綿延到東海濱的山脈，即大興安嶺亦作為兩國邊界，嶺南屬中國，其北屬俄國。

（二）流入黑龍江的額爾古納河則作為兩國邊界，河以南屬中國，其北屬俄國。

更具體的說，按照尼布楚條約，現今俄屬阿穆爾省及濱海省都是中國的國土，其總面積幾達八十萬方英里，比中國現有的東北領土大一倍有餘。後來這些地方，都被帝俄在璦琿條約與北京條約中吞去了。

毛
主
席
語
錄

人	我	人	我
不	不	若	必
犯	犯	犯	犯
我	人	我	人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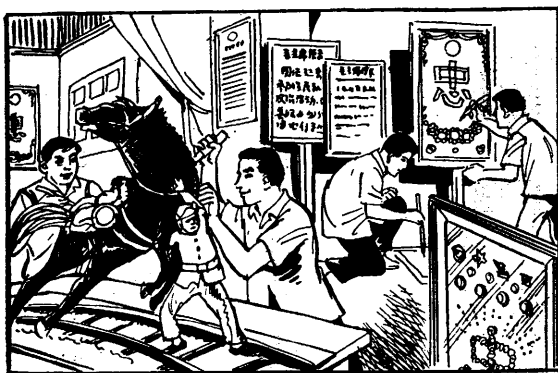
港九工人階級高舉毛澤東思想 (2) 偉大紅旗奮勇前進



⑤ 進行訪貧問苦，關心階級兄弟，這是香港工人的優良傳統。今年春節前後，各業工人普遍組織了訪問隊伍，到各個地區去，大規模訪問慰問貧苦、老弱、疾病等有各種困難的工友。根據實際的需要，還帶去了慰問品，暫時解決了一些工友的困難。



⑥ 救急扶危，搶險救災。一年來，工人和貧苦同胞迭遭風災、火災、雨災……有些地方，由於港英不負責任，災情嚴重。如荃灣的海壩村、「安置區」的水災，如香港仔田灣的坭災，如馬山的火災，都主要是由工友主動迅速搶救，才及時減輕了災情。



⑦ 倡議和參加羣衆美展。根據毛主席關於「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爲人民大衆的，首先是爲工農兵的」的教導，工聯會倡議舉辦香港羣衆工藝美術展覽，受到各界同胞的熱烈響應。在兩個多月內，創作了一萬多件作品，其中的數百件精品曾集中展覽二十五天，取得很好的成績。



⑧ 反對美帝核子軍艦到香港海灣，和反對美帝妄圖在香港拍攝極端反華的「主席」一片，反映了香港工人愛國反帝的戰鬥精神，表現了我們工人有力量。結果美核艦灰溜溜地開走，而港英也被迫拒絕反華片「主席」在香港拍攝。